新刊正蒙解

新刊正蒙解卷之四

壽昌劉儓著

浚江譚大初校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詩多非本指且於學者無益存其所宜解而不必解者不盡釋焉亦缺疑之意也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余氏曰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蓋相樂器名卽跗鼓也古者作樂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俟擊跗鼓而後作則跗鼓者所以輔相前

樂治其亂而使之理有相之道故曰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召以文致太平從容而舒徐相則節奏衆理使之從容齊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亦樂器名奏此樂器所以趣舞者之節奏使之訊疾蹈厲而不失其正有直已行正之意也故曰雅謂之太公之志者太公威武奮揚以直正商之意也雅者以下是申說上意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舞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對
象武大武皆雅舞名維清周頌篇名朱子以此詩上下疑有缺文武亦周頌篇朱子以爲頌武王之功而章下亦取春秋傳之說以爲証張子以此二詩爲象武大武之樂章理或然也至於酌之一詩皆頌文武之功而言後人當師之意初無及於周公故朱子亦以爲頌武王之功考之詩序亦無歸功周公之說然而張子云然者豈以詩之末有實維爾公允師之句而僭爲是說乎抑豈他更有考乎皆不可知也

興也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至者懇至而無疑似不足之謂也象猶言情
狀也名言也體禮也詩言志志之所至既懇至而
無疑情以眞情爲眞景有不得其情狀而可名者
乎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也者又所以行其言
者也詩之所至既可名而非無物則可言也而亦
可行也川之闔門達之邦國行之天下有不得其

雅而稽稽中則者學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贊化育之端也
相助也言后稷之於穡能盡人力以助其成非徒
聽命於天而已張子以贊化育言似非詩指
禮繁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之乘
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更絢之用譬繁
下文繪事後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此逸詩也不知為誰而作而張子以為莊姜言譬繁

甚矣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引易以解詩亦非本義學者詳之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朵朵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采呆郎卷耳義見下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稗梓[illegible][illegible]明能取是於民哉

稗歷也猶折抑之也猶其[illegible]書不忍去不忍傷不

忍瀆之以稗俱執詩措

振振勤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憂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

卷耳思君子也婦人無外事[illegible]下之勞豈其所宜

念哉且曰小勞思小飲之大勞思大飲之尤非所
以說詩也序說以誣后妃而張子則本序說而未
之易爾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簡慢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寒不恭其甚者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强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此詩本賢者自作朱子以爲若自譽而實自嘲深爲得之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鳥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破缺斧斨言其勞其下四句推明周公之心言其勞已以天下而不以私所謂勞而不怨者也張子

以爲愛人之至亦非詩指

伐柯言王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序小子其新逆

此東人喜見周公之詩○○伐柯娶妻皆喻意與中庸取人以身及書小子新逆意不同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九罭狼跋二詩辭義本明白朱子之說不可易矣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鋭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上帝以天言非指二王之後也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當存而去之

唐棣本逸詩也與常棣不同張子以周公言之不知
何據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藏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遙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

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釋周書君奭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之意余氏曰耇老也造成也降施下於民也言耇造之德下於民則民蒙其澤誠信和洽而鳳可致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不然則在郊之鳳亦且翻然而往不復得聞其鳴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也是時周德方降鳴鳳在郊故周公云爾
九疇以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急天下

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釋書大禹洪範九疇之序五行水火金木土也五
事貌言視聽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
師也五紀歲日月星辰曆數也三德正直剛克柔
克也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庶徵雨暘燠寒風

時也五福壽富安寧攸好德考終命也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皇極二字孔安國訓爲大中張子因之故亦曰大中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義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

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於此哉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
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
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
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
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
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
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於九族勉敬
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
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親親尊尊見大傳親親尊賢見中庸此所引書多非本指今姑依此解之余氏曰如祖父母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別則從者爲親再從三從爲疏矣如均爲從伯叔父尊之均者也然伯兄叔弟之齒固當先者矣此施於親者其降殺之禮固無所疑矣故曰此施於有親者不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爲急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也明如明揚仄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之明義同

上意勵勉也翼敬也邇九族之賢者此皆張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本記堯德業之盛當舉其全體大用而言正已而物正則用賢行政之意固自包在其中矣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爲不可易矣然張子之友以大學爲非而取孔氏之註不亦詖乎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什立政三宅無義民及洪範俊民用微之意立政曰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訓

順也宅任用之也三宅者常伯常任準人也書之本指謂天子用人當審其實行不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而遂宅任之則其三宅之人皆能義民矣義民猶言賢者也張子斷章取義以義民爲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德大才者也官能盡道則道豈義民之所能盡哉必其居於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能義民矣牧即常伯也俊民用微出洪範政治昏昧不明則無所賴於賢者必不能舉而用之故曰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五言見書禹稷篇蔡氏以爲詩歌之協於五聲是也張子以爲詠歌五德之言蓋指仁義禮智信歟不知何據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筮必從故不必卜筮既習其吉以瀆神也

習重習也卜一而已習之則瀆神不告以吉凶也張子以習爲既習非書本指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忒二字出洪範蔡氏註衍推忒過也所謂推人

事之過差也集覽曰卜筮之法先王所用今學者皆置而不講故術家得以肆爲妄說以欺人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卜筮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占人掌占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明微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是

也卜筮吉色善墨大拆明則遇吉否則遇凶其大畧可得而知矣至於筮法出於周易孔子大傳詳於性理朱子蓍蒙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三篇無可疑者但考變占猶有可議愚意以為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卦體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三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支卦彖辭與六爻皆變者同此法見於經其用九則不用七可知用六則不用八可知餘卦占支卦彖辭如訟晉噬嗑賁之類是也觀國語貞屯悔豫皆八左傳艮之[illegible]可見矣

王禘[illegible]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illegible]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illegible]矣

什禮記而[illegible]今王之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鈌一祭爲不[illegible]非也[illegible]禘王者之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祖配之非諸侯所當行何鈌之有若[illegible]禘爲夏時之祭名趣夏

商之制非周制也故以不禘爲缺一祭亦非也蓋所謂歲缺一祭者以其朝王及王巡狩之歲言之非歲歲缺之也按古者五載之内天子巡狩者一諸侯各以方分年[illegible][illegible]亦一如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入朝于春春之礿不得行矣又明年南方諸侯入朝于夏夏之禘不得行矣又明年西方諸侯入朝于秋又明年北方諸侯入朝于冬冬嘗與烝又不得行矣又明年天子復巡狩天子所重之方諸侯蓋亦各以其時廢一祭王事重也由此言之各隨其方而各缺一祭故曰礿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烝非必缺夏之禘也至周以祠爲春以
禴爲夏宗廟歲歲六享則六享自祭爲六享者亦非
也周時天子宗廟[illegible][illegible]有六享祭禘五年一行大祫
三年一行則大[illegible]祀不缺者亦四而已安得有六
享乎諸侯不禘其四享則以歲缺一祭并不禘爲
四享亦非也蓋禘非諸侯敢與大祫又不時舉又
歲缺一祭則特祭惟三并大祫爲四非大祫之年
則惟三而已然不可拘也按周禮大行人曰邦畿
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一歲一見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或四歲五歲六歲一見由此而言則周之制與夏商不同侯服諸侯分為四時遞來朝見一歲而遍則固歲時來朝而歲缺一祭為三享矣若夫甸服以外諸侯其來朝之歲與侯服諸侯同非來朝則時祭不缺并大祫則有五非大祫之年則維特祭四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云者言夏商諸侯夏時皆不禘特一祫而已亦非也夫所謂四時之祫者禘嘗烝即是也今言夏特一祫則次秋冬

之時並祫祭之外又有蒸嘗之祭每一時而行二祭乎王制謂礿則不禘之禘正指四時之禘與周制不王不禘之法固無所礙者又何必疑其文之嚮意也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余氏曰郊特牲祭義皆曰春禘夏嘗張子蓋疑爲周禮王制祭統又皆曰春礿夏禘鄭玄疑爲夏商禮而張子又本之故曰禘於夏周爲春夏禘於夏爲時祭而每歲一行於周爲大祭而五歲一行又一於春一於夏周與夏商不同故特對舉夏周言

之商因於夏言夏則商在其中矣嘗則夏商皆爲
秋祭與周無異也故但舉夏商而曰嘗於夏商爲
秋冬錯舉夏商周以互見三代也嘗秋祭也而曰
冬者帶言之耳此解中庸禘嘗之義故曰作記者
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耳夫中庸所謂禘者本指
周家王者大祭言非可以比於鄭玄所疑夏商夏
時之禘而言者嘗則四時之祭之一耳今以大祭
參爲時祭而謂與嘗以二氣對互而言失其實矣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
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

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迺五享禘列四祭弁祫而五也周攺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禘禴嘗祫祫禘嘗禘而諸侯礿犆子孫如天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著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享嘗見祭法言天子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迺止謂二祧不在月祭之例但得享其四時之

祭如嘗者而已其言本不足信今既不覺祭法之非而反又以享爲追享朝享而以禘嘗之失之矣嘗以配享對秋冬而言亦非也追享禘也朝享大祫也按周禮司尊彞以朝享爲四時之間祀王氏註曰祫自除喪朝廟始行故謂之朝享蓋古者喪三年不祭故三年之喪既畢必朝廟而祫祭之也禘祫皆非常祭而以爲與嘗相配對秋冬而言可乎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於夏亦非也以禘爲夏商時祭此鄭玄據王制之文而僞爲是說固不足信然既以禘爲時祭即與三者之祭同

其禮矣又安得以爲追享大祖所自出之帝乎夫追享大祖所自出此天子之大祭仁孝誠敬之至也故其禮極嚴而尊若謂但於時祭中而帶祭之則其爲瀆而慢也甚矣豈先王尊祖之意哉又謂夏商天子歲廼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者亦非也按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音特即特也蓋以春物全未成故但各於其廟祭之而已禘嘗烝謂之祫者正所謂四時之祫即禘嘗烝也非謂大祫之祭幷於時祭而累行也審如是則是夏商之時天子止有四祭安得謂幷祫而五也

又安得而有時祫大祫之異也若謂一時而竝行
禘與祫二祭則夫所謂祫嘗祫烝者亦當以爲旣
祫而又嘗與烝與春之犆礿爲歲有七祭矣不亦
瀆而數乎又安得曰歲有五享也諸侯犆礿禘一
犆一祫言於夏祭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者
亦非也禘一犆一祫者本言夏時之祭今歲犆則
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
所以降於天子臣之分也張子以禘一爲句犆一
祫爲句故以正爲一祭解禘一犆一祫而已解犆
一祫誤矣王制所謂禘本非指王者大祭亦非不

禘也謂不王不禘又見於此此亦非也其曰蒸嘗且祫則是分嘗蒸與祫爲二矣豈秋冬之時各併行二祭乎如此則與諸侯歲有六享矣且嘗祫蒸祫謂蒸嘗而且祫則夫所謂犆礿者亦將以爲旣礿而又有一犆乎是皆不可曉也惟謂周制亦當缺一時祭甚當然不察王制所云本皆周禮特其名之誤耳而別生異說則又大可惜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母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見禮喪服小記庶子不敢祭祖禰於廟有事則具醴稟宗子而祭之明其有宗子主之也不爲已之長子斬衰以已不敢繼祖與禰而祭之故亦不敢如宗子之斬其長也文意本自明白而鄭氏曲爲之說於前不祭祖則曰謂兄弟嫡庶俱爲適士嫡者得立祖廟祭之庶者止立禰廟不敢立祖廟而祭明其宗子者嫡也後言不祭禰者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之也其說鑿矣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庶子不得祭殤與無後者按古者宗廟之祭祔必以班尸必以孫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無有子或吾之兄弟或吾之子孫皆親也不忍不祭

而義無所於祭故以其昭穆之班而祔食祖廟在殤與無後者爲祖在庶子則或爲祖或爲禰也祖廟禰廟在於繼祖繼禰之宗之家祔食之者就其家祔食之也故庶子不得祭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祖之庶子廼禰之嫡本得自祭其禰故得以其子之殤者祔於禰廟而自祭之已指庶子對孫而言則已爲祖無所於祔言不當復祔之繼曾祖之宗之家故自祭之也則是小記謂從祖祔食及曾子問祭於宗子之家者本皆兼殤與無後者言之也今於其殤者言未足以語世數於無後者特

曰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則是殤不當祔祖而祭矣何以小記曾子問皆兼殤言之乎前後彼此意不相合于嘗求其故但在提庶子為父祭祖庶而分屬殤與無後故有此錯繆而不通也而亦何庸分為哉彼小記謂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止曰庶子果何所別而謂有祖父之分止曰殤與無後也又何所別而以殤為子無後為兄弟況儀禮喪服記曰昆弟之長殤中殤下殤從父昆弟之長殤中殤下殤則兄弟固亦有殤者而我之子又豈無有成人無後而死者乎分而言之多見其

陪於祧而入於離矣凡所祭殤者唯嫡子此祭是
特祭適子宗子也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
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唯當從祖
祔食是解辭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大宗此
因曾子問內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而推
廣之言不惟大宗族人之殤與無後者如此如祖
廟在小宗之家而有殤與無後者亦當託小宗之
家祭之如在大宗也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親盡廟爲祧者二無不
遷之大祖廟至周有[illegible]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祖考適謂爲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殷之制不可得聞矣然考之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殷武之詩其卒章曰寢成孔安朱子以爲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意必與周制同安得以自祖而下五世遞廟爲祧者二爲七廟乎又安得曰無百世不遷之大

祖廟乎成周之制朱子論之詳矣其昭穆之數則取劉歆之說而以武王克商即立二親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至共王時文王親盡當祧以其功當宗而特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之時武王親盡當祧亦以其有功當宗而特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是爲九廟然則謂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世室并始祖而七者殆不考歆說之過而臆爲之言耳又謂大夫無不遷之祖一昭一穆與祖廟而三者亦非也按王制曰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夫以大夫之大祖

而與諸侯之大祖並稱者彼固皆指其始祖言之也且大傳與喪服小記皆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宗其繼別子也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正指其爲大夫者言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其嫡子孫立以主其祀世世統其族爲大宗所謂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而不立始祖無百世不遷之廟則彼所謂百世不遷之宗者何所宗乎又何以謂之別子爲祖乎然則大夫之必立始祖也明矣故朱子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立猶諸侯也又曰大

夫亦有始封之君焉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或曰大夫既立始祖則三年大祫之祭悉陳毀廟之祭則高祖固自所當及也又何以干祫爲哉曰三年大祫大夫所不得行但時祫之祭止及祖禰而已然尚祖於我服猶未絶情弗能已也故雖以分不得立廟而猶得以省於其君干祫以及焉聖王之定禮何其曲盡人情也哉士分之尤卑者其該尤微固無始祖大祫之祭固弗行矣然於高曾之情亦猶夫人也故時祫亦干及之官師一廟之制同於適士祖禰

共之故祭灋曰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庶人雖無廟亦得爲之於寢故曰庶人祭於寢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曰同之爲言同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陳氏皓曰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别死則精氣無閒共設一几故祝辭曰以某妃配也又

曰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傍故因名之爲祊也言不知神於彼乎於此乎此交神明之道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社土神稷谷神百神日月山林川澤之屬余氏曰百神之所爲皆天之德也故祭百神之功爲報天之德以天事鬼神言以天道事鬼神則其事之以禮而非諂瀆以要福者矣故曰事之至也禮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illegible]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二句見左傳以尊統上卑統下張子釋之也諸當作氏傳對文姓也天子為尊諸侯為卑姓惟一祖在上所統甚寡惟天子得名之故曰以尊統上之義言以尊者之命而統於上也氏則又其一祖之下子孫各受氏為一族而各統其族人所謂別子為祖者也其所統者少矣諸侯命之故曰以卑統下之義言以卑者之命統於下也或問姓氏之別朱子曰姓是大頭腦處氏是後來次第

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陳本爲姓其後有夏氏孔氏宋本子姓其後有蕩氏魚氏鱗氏華氏向氏姓一而氏有不同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椽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須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祭於大廟而聽其月朔之政或問明堂非偏頗有

異說今當以何者爲正曰正諸孔子而已孔子曰人君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說者以爲明堂然則明堂也者其人君向明以出治者乎蓋人君之治天下將以觀天下而聳動其心居之不嚴望何以尊故必坐明堂而出治百官日見也諸侯歲朝也大享時舉也季秋嚴父以配天也爵有德以勸善也受俘馘以懲惡也頒時令以奉天也是則布政交神固明堂之所以化天下者也其制雖不可考然其意主於化天下以敬斷斷乎不待古書傳道而可知者惜哉道之變也秦燔詩書人自爲說

據玉帶之圖者詳於制而畧於意本呂氏春秋之說者則又詭誕而不經堂曰明矣何以又有青陽總章玄堂之别明堂曰王者之堂矣何以又有大室大廟之號人君日向明而治則其坐固有定向矣何以又有東西北三面之說室不必九也闈不必八也員方不必體乾坤也坐不必象歲之辰也牖不必合氣之候也茅茨土階不必如古四面環水不必如辟雍也雖然此特以其制之詭者言之耳彼玉帶者詳於制而不察其意徒曰崑崙樓萬靈於此從崑崙入以拜祀遂使漢武以身爲之求

神仙之所凢一封大山必一祀明堂侈其事而張
皇之然則古聖王之所以嚴敬以化天下者安在
哉自時厥後論者非一人行者非一君然皆不得
嚴敬以化天下之意不可盡舉姑論其大者蔡邕
曰明堂天子大廟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
中是即所謂大學辟雍名異而實一者也大戴禮
則以為非學矣又曰文王之廟在於近郊孝經疏
則以為非廟矣又曰在國之[illegible]大廟棲神之所
也禮宜幽邃便以明堂當[illegible][illegible]士之學者又聚
焉覲俘獻馘貢血淋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其中不亦

瀆神矣乎夫旣曰大學矣然又天子出政於是朝百官駿奔於是紛紜旁午擾擾應接又何以爲學也然猶可言也周之時大山亦有明堂使明堂而即大廟也大學也豈大山之下周復建一大廟與大學乎何其言之不經也傳曰左宗廟是宗廟則在王宮之左也然又以爲文王之廟在郊而謂爲明堂又何本哉考工記曰周之明堂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夫以九卿而朝於明堂之外以九嬪而居於明堂之内則夫明堂者其皆北面南即爲天子之外朝也明矣别明堂於國之

陽岐王制而爲之二此又孝經疏之所以誤世者也是以詳者因之襲而不改漢晉魏唐之君寔無一有志於是者然而不得其意致之而不舉樂矣而不詳五方帝何與也雜祭於五室配祖何遺也則以父而分配乎天人且又隨意叢行或以正月或以三月不必季秋也設座於室久而不遷視朝無所也刑賞不於明堂而舉俘馘不於明堂而受月令不於明堂而頒則是明堂者煥然虛建一所崇奉世俗之所謂五方帝者而已是豈聖王之所以嚴敬以化天下者哉然則當何如孟子曰明堂

者王者之堂致堂胡氏曰古之外朝即後世大朝會之正衙歐陽氏曰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是三言者其知明堂之所以爲嚴敬以化天下者哉然其制不可得而詳矣鄭玄註玉藻則曰天子廟及路寢制同明堂明堂之制雖不可詳而廟制則詳具於儀禮旁通圖累而類推之固可以因而見也舍是而別求其制諸者之談耳雖或嘗有見取於朱子然亦偶因月令而爲說非其見之定者觀綱目定儀而□□有取於致堂之說則可見矣吾又何庸以惑哉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受命二句見郊特牲次序之宜張子什之也言卜郊先受命而後作龜先祖而後禰次第之宜也方氏逢辰曰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終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吳氏曰天子以冬至祀上帝又以夏之孟夏祈谷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

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愚按古者舉事必享受於鬼神故有筮日之禮曲禮所謂大享不問卜者但不卜其事之行否焉耳非不卜日也陳氏泥其言而遂以爲卜牲非卜日謬矣夫士之饋尚皆卜日而儀禮載焉豈有郊祀大事而反不卜日者乎然啖氏謂三旬皆不吉則不郊是歟曰非也國之大事莫大於郊歲不可缺者卜日不吉而遂止如之何其可乎按儀禮惟有筮遠之日不云三筮蓋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張子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

則止諏日而祭更不筮是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此觧儀禮喪服傳之文其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其地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近臣服斯服矣義與庶子同是張子觧辭按喪小記言庶子不以杖即位註稱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

庶子不得與嫡子竝也故至中門外卽去杖不以之卽位衆臣微也雖杖必去之者蓋不敢與貴臣竝猶庶子之於嫡子也近臣貴臣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適士官師見祭法周禮九命之儀一命受職謂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受以所任之職再命受服謂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受以所任之服三命

受位謂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受以所任使之臨民諸侯爲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王朝爵命天子命卿也命卿而亦謂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固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事達者得專行之而不必稟命於長也故王氏曰官有尊卑則所治有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治之

小事則詳而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聽其長則卑者從而敗事事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煩而無功先王之馭群臣亦各有道也故尊卑有體而天下治安今謂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謂達官各有所指不必牽合禮記曰諸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自通於君者陳氏曰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禮所謂達官者張子之解密矣但不可移之以解小事專達之文

賜官使臣其屬也君命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周禮九命之儀六命賜官謂王之卿賜官然後得

臣其屬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見昏禮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註云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則知以下張子因其禮而推之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有引而教之之禮也有服族人言其親於公同爲有服之屬非謂諸侯猶服族人之服也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絕矣

尊其尊義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親其親仁也不以私恩揜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聖人大中之道固如此乎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

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

爲煩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能退息游觀行禮

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

彿而不能安者矣朱子曰古者雜服各有殊等降

殺若禮會得雜服則禮思過半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忔稱篇第十七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焉

檀弓曰知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厭古通用刑也不盡道而死於桎梏者也或謂鬬狠忘命曰畏亦以畏爲厭兼之爲備方氏以戰陣無勇爲有畏而死陳氏又以自經溝瀆爲説皆迂而不切壓謂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也溺徒涉而死者也禮之意本謂不弔以絶之故廣平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矣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慽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奭其衣服之類死有所慽若畏壓溺不弔之類是也蓋禮樂

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耻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爲道也尊而不迫亦非後世所能及也此說是矣張子所言切恐未然如何不派弔者之詞也

愽依譬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愽依雜服見樂記陳氏註曰凡爲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爲之不厭而不可有所作輟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愽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即所謂西銘張子取以名篇者後人因文公先生為之註釋遂自易為一書不復係之正蒙如太學中庸之不係於禮記可謂示人以約矣然非作書者之本意今從而附之於此庶學者得觀其全焉[illegible]其義未[illegible]已悉不敢別為之說姑就其通篇論之乾稱三句乃一篇之大指天地之帥二句申首三句之義其大君者以下至無告也者數

句又自同胞中別其等而言之引伸觸類而民胞物與之義可盡矣于時保之至末皆言事天之功即孝子之事明仁人之學所謂因人以推天即近而言遠者也學者深察乎此而有得焉求仁之方思過半矣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此論理氣不相離而亦不相雜之意言可象而有者氣之散殊而可見者也至虛而神者氣之清通

而不可旁者也然非判然二物也理行於氣之中而氣之流行而不息者固無非理之爲也然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而二之則不是者乎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以此而已矣鬼神以性言物以可狀可象言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捨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至誠以體言不息以用言聖人之心極誠無妄即天之性純一而不已者也其至誠無息即天之命

流行而不窮者也聖人與天果有間乎哉故人能
反身而誠則性盡而神可窮天之性亦我之性也
自強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天之命亦我之命也
學而至此然後謂之至學得而至此然後謂之眞
得不如是雖日從事於學謂之眞有所得則未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
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
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眞理乎
天命之性一而已矣有與實而非迹也虛與無而
非空也所謂通爲一物不可得而二焉者也故飲

食男女其事雖鄙褻而天地至教亦存乎其間李
性而行窮神知化之事不外是矣夫子所謂下學
而上達以此是果可戕乎迹是而觀則知有無皆
性不可得而二視也明矣彼老莊浮屠倡爲一偏
之說畧事實而求眞空亦已久矣理之眞者固如
是乎此姑就男女飲食言之而道固不止此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
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
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感化也性神也言天道高明包載萬物不過以乾

坤陰陽之兩端互為感寂而已無所內外也無所遺取也故能極其廣大而無物不包與人物之限於形體而藐然自小者不同矣然豈天之有異於人哉特人之蔽於物欲而自失其大焉耳人苟能盡性知天不以耳目聞見梏其心如天之默運而無迹則不為軀殼起念而見亦幾矣幾謂庶幾與天合德也

有無一內外合同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心之所自來也烏有有無內外之分哉但衆人汩於聞見而失之耳聖人則心能盡性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合有無內外而一之也然則聖人之無所不感者其惟不專以聞見為心而虛乎虛何以能感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皆原於性而命於天通一無二者也故至虛則一

一則能合異而無不通矣既謂之一又有待於感何也天道雖一而其用則有乾坤陰陽之兩端焉惟兩故有待於感惟本一故能感而合天地以是道而生萬物莫不得是兩而有是一故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而二本則一也有無內外果有二乎哉皆無須臾之不感以人心應物言朱子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即此無須臾不感之謂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

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感者性之神而性未嘗不在也性者感之體而感未嘗不存也是故屈伸動靜始終其究一而已矣迹是而觀則知自其妙萬物而言之謂神自其通萬物而言之謂道自其體萬物而言之謂性所自而名之異耳其實一物也性之時義大矣哉此通天人而言之以明有無合一之理性之神之神學與通者感而遂通者神也神字同義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此承上章而言至虛之實實而不固實而虛也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動而靜也惟實而虛故一而散專一而直遂也惟動而靜故往而來循環而無端也此言天地之化人心感寂之妙亦如此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氣其一物言氣特一物耳聽命於性者也不足以言性行同報異如堯舜夫子德同而位不同禹稷周公相同而得天下不同之類餘見誠明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吾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遁之詞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死生人鬼一而已知人則知天知生則知死知道
則知鬼神浮屠謂鬼爲有識遂厭苦求免是不知
生矣以人生爲妄絕滅種類以求其空是不知性

矣天人一物身外無道輒生取舍外人求天是亦知理矣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陰陽合散無非實理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是不識鬼神矣則其所謂知鬼知人知天悟道者亦空妄之見耳可與吾孔孟所謂知天者同年而語哉然自其說熾倂有禍福之說以籠庸愚有苦空之談以罔君子賢愚善惡男女臧獲人人著信雖高明才智間氣而生者亦冥然被驅謂不假脩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鄙聖人之迹爲無用陋君子之文爲不必觀此聖道所以日非詖淫邪遁之言所以益作

也千五百年之間孰有不出其門者哉絶之之術何如亦曰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夫然後可也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此卽聖人之是以[illegible]釋氏之非欲學者自信也矣
釋氏所稱實際甚[illegible]吾儒則謂之誠謂之天德然
吾之所謂誠與天德者乃知行竝進天人會一深

造而可以自得諸理而不遺乎物易之道三極大中之矩也豈若彼之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世界爲蔭濁厭而不有遺而不存者可同年而語哉就使得之亦誠而惡明非窮理之學也故語其迹雖近似究其竟實殊歸矣同異是非間不容髮學者可不知所擇哉夫道一而已矣明則有晝夜幽則有鬼神能窮理盡性則能通晝夜陰陽而知能通晝夜陰陽而知則能窮神知化一性命之理能窮神知化一性命之理則易自我出道自我行聖人之所以聖鬼神之所以鬼神皆舉之矣彼欲

直語太虛不以陰陽晝夜累其心則其所以求於太虛者果安在乎是實行周覺未始見易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亦不可得矣何以希其際而談鬼神哉然則其所謂實際者亦名而已非誠有所得也夫彼之說其高者不出吾聖人之範圍而其流遁失中窮大則滛推行則誣致曲則邪者乃吾聖人之所不屑縷枕者悉具在目前千五百年竟無能究其發源而痛絕之何哉張子此一條可謂直探其心術之微而伏情陰慝[illegible]著者矣學者所宜深玩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晝夜陰陽物也道則兼體晝夜陰陽而不累於晝夜陰陽所謂神也以其兼體以下雜引易書以明

之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天者理而已矣虛之極也虛故能應是豈思慮聰明所可求哉此老氏所以况之爲谷也人能至虛如天則亦善應而不窮矣天與人果二乎哉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

太虛者氣之體而氣之所由以行者也氣有聚散而神無不存是其湛一以立天地之本者曷嘗遂凝滯於物而不神哉故散則萬殊而一者未嘗不在也合則混然而所謂殊者亦未嘗不存也特人習知而不察爾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執生殉有者物而不化又烏足以語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妙哉

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天地間一氣而已形聚爲物而未嘗有也形潰反原而未嘗無也固非謂將已往之氣爲將來之氣亦豈可謂一散遂無而不復在天地間哉要之一元之氣周流不息其在人物有聚有散而其在天地者則固未嘗有增減也程子海潮之喻亦甚親切所謂變者以下釋反原意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何以

能成己成物而求有益於得哉長矜而不設正所謂因其故而亢長之有事而勿害者也易卦之名爲益者以此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

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出汝者戲言戲動也不出汝者過言過動也沈氏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揜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也

愚按此章即張子之東銘也指意所該雖不若西銘之宏大然別理欲於毫忽辨故誤於隱微其切於學者入德之功亦爲獨至蓋人誠能於出於思者不得爲已戲則有以愼言動於未發之先以爲

正心誠意之本於失於思者不誠爲卩誠則有以察言動於已發之後而有以爲遷善改過之機樞而至於窮神知化爲天之孝子仁人其實始於此朱子於此二銘作圖對看蓋深有味於斯矣讀者其可以先儒未嘗訓釋而遂忽之哉

新刊正蒙解卷之四終

正蒙解後跋

正蒙十七篇作於橫渠張子與東西二銘並傳西銘極純無疵發前聖所未發先儒蓋亟稱之至於是書則謂其有偏駁處夫言一也而純駁迥殊豈立言之難以千載之妙契發書固不免敷抑訓詁之煩失作者之意也龍峰先生潛心

理學間嘗博採諸家參以自得而折衷之其曰理氣不相假借不相陵奪以釋大和蓋深得乎西銘塞體帥性之蘊其曰大心即孟子之盡心又深知乎西銘言教之道然則正蒙果偏駁乎否也其他是者因之不害為同否者正之不嫌於異蓋將剖析程朱嘉惠來學匪直橫

張之忠臣而已初不敏輒讀峯書蓋亦有年沿習舊聞間或不能以句讀是編重有發焉敬書末簡以俟同志先生劉氏名僅字伯高龍峯其別號云峯明經筮仕晉雄司理聽斷明恕囹圄常虛君子固知其啟之有本也皆

嘉靖丙午夏凌江後學譚大初頓首書